
略說南禪

景念南公懷瑾先生百年誕辰

文 / 薛亮

張公尚德先生曾說：「南公懷瑾先生示現的是雲門禪。」《碧岩錄》中記載：僧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師云：「糊餅。」雲門餅，甜蜜蜜：你到雲門禪師那裡去，他都供養你一塊餅，管你老少賢愚，他都是一塊餅。南公懷瑾先生定居七都鎮後，他的飯桌成為太湖大學堂中心的中心，南公常說自己是「陪吃飯，陪聊天，陪笑臉」的「三陪老人」，但依然以慈悲、和善相對。正如南公的《聚散》一詞「桌面圓圓，人也團圓，也無聚散，也無常。若心常相印，何處不周旋。但願此情長久，哪裡分地北天南，但願此情長久，哪裡分地北天南。」所以雲門禪最難學。

其實學禪對人的存在本身來說，要想企及何嘗是件易事？南公曾說「如果要真正講禪學，一定要具有禪定的修養。禪定是禪宗求證的方法。由禪定的功夫而達到開悟，就叫做慧。因此禪定是定慧之學……禪宗以求證為主，它綜合了儒、釋、道三家的精華，擺脫宗教的形式，對

人生命的根本問題——生從何處來？死向何處去？求得一個證果的答案。也就是解決宇宙本體的問題。解決的方法，從心理著手，也就是了心——了心就是要明瞭心之行為。禪宗就是要轉化種種善惡的心理狀態，以回到心性的本來面目。」[1]

試問東西往聖先賢和歷代禪宗祖師大德，哪個沒有禪定，哪個沒有了心，哪個不為了心而發大心呢？南公之禪在超時間超空間的禪定中呈現心性的本來面目，南公的飯桌就是一國土，一宇宙，一道場。南禪的世間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歷代禪宗祖師大德。所謂立功，立德，立言，不必在此文中多說了。但有一點我們忽略的，正如張公所說：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在怎樣的一種心境下，處在什麼樣的時空中，來成就這些，這才是更重要的。總括的說，他的成就是：在平凡中做心安理得的事，以歸到自己本來該有的寂淨。在寂淨中攝日常平凡的事，以展示自己應有的心安理得。」[2]

南禪有如下不同歷代禪門的展示特點：

首先，南禪的道場是一飯桌，是一禪堂，也是全世界，是宇宙的大禪堂。張公說：「禪門聖經《維摩詰經》說：處處是禪堂，時時是淨土。因此也沒有一個什麼禪堂不禪堂。禪堂

就是道場。什麼是道場？《維摩詰經》又說：直心是道場。」

[3]「他用絕對的悲憫、犧牲、忍耐、奉獻與智慧，超越了人類一個時代的：在荒謬中的說謊、說謊中的荒謬。」[4]南禪的境界之大，之廣，之深，就在此處，可見一斑。

南公用大手印中的大手印，展示給一切眾生無上正等正覺的本來面目，引導一切眾生契應無上正等正覺。以無我無私的願力遮去一切存在的煩惱，又在背負一切存在的煩惱中展現無我無私的願力。

南公的飯桌，張公的禪板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微塵中轉大法輪，不動本際含融十方。個人的煩惱與天下的事業相比，就不算煩惱；一己的解脫和拯救眾生的願力相比，便黯淡無光。寒冰最終還是水珠的本質；水只有融入海才成其寬廣。無上大法就是追隨往聖先賢的腳步，勇猛精進向前，與宇宙的大禪堂共存亡，最終也沒有什麼個存與亡，也就沒有什麼無上大法，因為本來如是。

發願要追隨南禪，不是為眾生服務一句空話，一旦發願，生生世世，只要存在，無非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這樣，我們才有了契應南禪的一點本錢，也是捷徑。如此如此，也就自然上與諸佛菩薩同一慈力，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

仰。也不應有這樣的念頭，因為法爾如是。

其次，南禪要更耐得住磨，受的住人事物所有的煎熬。所謂的苦行和救贖只不過是修行中的一段插曲，極偉大卻也平凡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因此極高明而道超越。寒來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成住壞空，聚散離合，緣起緣滅，常樂我淨，慈悲喜捨一切都是禪的完美展示，一切都是華嚴境界。「真正的救贖，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，而是能在苦難之中，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。」—阿爾貝·加繆

張公說：「南師是包筍子；尚德是剝筍子，這不是反叛南老師。看到了南師全宇宙遍野的筍子，沒有人剝，那會如何？？？釋迦牟尼佛包筍子，彌勒菩薩剝筍子，將來也會像釋迦牟尼佛一樣，要做佛啊！為什麼？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南公懷瑾先生通天通地又超天超地，南老師遍知一切又超越一切，南老師……。他現在真沒有半個學生也。留下的，只有：增上悲！」

南師一生的苦難，張師一生的苦難，唯此乃增上悲之甚也。

再次，南禪統攝所有古今中外人文精華文化，又超越所有見聞覺知。張公曾說：「究實說來，中國數千年來，各門各派精華文化的成就，其後，實由禪門文化吸收、融會發揚

且貫通在一起了。所以說，這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最是具有理想的有心人，認為南懷瑾先生實為第一人。他既非如張之洞的『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』，也非胡適一幫的西化派。而是在認識和力行上，主張中西精華文化應融匯合在一起。」[2] 又說：「說南老師得著作等身，那是事實，重要不在等身，而在他的每一本著作，都會令人讀後徘徊深思無已。因為其每一言句，無不在精微玄奧中，透顯著心佛眾生本來具有的『平凡』；又在平凡中，蘊含著眾生本來有的精微玄奧。」[5]

結論：南禪是為未來開啟新局的鑰匙。南禪的偉大在於把這個世界的精華最後統攝在「飯桌」上，「禪板」下，不可說中。而他最終的實現途徑在此時空地域中必先要通過人文學術層面開始，這也就是張公的禪板——孤寒貧露的禪門延續，更相應著這個世界需要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大勢，最終必將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魂。

形而上的至真，至善，至美如何合理，合情，合義地落在形而下的真、善、美中？幾千年風流千古的禪門文化到南禪之後又當如何展示延續？

道南書院

道南書院正是張公尚德老師為了紀念汪道涵、南懷

瑾、辜振甫三賢追求人類永久和平理想而創辦。在文化傳承上，張老師繼承南懷瑾、方東美、殷海光等三聖師思想系統，因此主張中國哲學一定要現代化和世界化。可用邏輯經驗論的分析方法，以存在主義做橋樑，透過康德再歸向中國哲學，來會通中西思想。其中，特別重要的，是透過至高至深的唯識學和實修實證的禪門心法，來整合東西精華文化，找出人類未來思想上的共同出路，有助開創二十一世紀的太平盛世。

南公懷瑾先生曾對張老師說：文化鐵路更重要。湖南湘潭道南書院的發展，正是要繼承中國人文精華文化、發揚湖湘優良傳統，從而與世界真善美文化接軌會合，以繼承南禪的超志業，為中華民族、更為全人類建立起一條永久和平安樂的文化鐵路。

張公的板子正是南禪的延續。

道南書院是文化鐵路最基礎的也是最堅實的一站。

創業維艱，守成不易。道法自然，法爾如是。而當南禪接棒的那一霎那，卻也不是淚流滿面，不知所云可以形容的。諸法空相但浩氣長存，師門情誼唯天地共證。

張公說：「因為宇宙全體本來是在變化的矛盾中，得一

致的統一；在一致的統一中，又起矛盾的變化，實踐和矛盾、矛盾和實踐的道理在此也。」瞭解了自己個人存在的意義，瞭解了書院存在的意義，就瞭解了初心和使命，留下的唯有在行願中實踐，在實踐中行願。

書院本以張公尚德先生的禪板為核心，向外鋪陳，當展示第二層次的研究院；再往外鋪陳，展示第三層次的學術講座，國際會議，文化活動和國際究極人文精華課程；再往外鋪陳，展示第四層次的禪門小鎮，國際優秀文化交流基地，中印精華文化走廊等等等等。層層疊疊，疊疊層層，最終回歸書院核心。

書院本無需管理制度和工作計畫。為對外起用，方便眾生故，當在第二層次建立研究院時，建立相關平行的管理框架；到第三層次起，建立以各個專案為本的垂直管理架構，縱橫交錯，交錯縱橫，然萬變不離其中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畢竟迴向彌勒樓閣。

南公懷瑾先生說：「禪以佛學做基礎，可是並不是佛教，它離開了宗教的形式，脫掉了宗教的外衣，也擺脫了神秘的觀念。真正佛學的精華，與中華文化儒家、道家的精華融匯，挾其英，咀其華，去其糟粕，脫穎而出，慧心獨運而能

風流千古的，便是禪宗。」[1]

張公尚德先生說：「唯識是古典宮廷中的殿堂。禪，是在絕妙高空雲彩中飛舞，層層疊疊，疊疊層層，聚散無常，無常聚散，萬類無聲無臭，寂靜莊嚴，一切在其中又好像不在其中，打成一片。此之為高邈、飄然又無住也！」

猶記《金剛經》中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的涕淚悲泣；想起了張公聽到南公說「所有往聖先賢在一個時代面臨苦難之際，總是捨己為人，去救一個時代」時的淚流滿面；難忘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中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，共復一形，見佛時的涕淚哀戀；在南公百年誕辰之際，道南書院振翼之時，

願心心相應，南禪再現。

念念相隨，薪火相傳。

生生同願，正法長住。

世世共行，道門永續。

（備註：此一小文，僅為南師百年留一念想，文章本身並無學術價值，貽笑大方而已。

明年又是多事之秋，在書院振翼之際，發展之初，隨性

之作，隨感而發。

憶念往昔種種，淚流滿面，不知所云。）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南懷瑾先生，《禪學講座》。
- [2] 張尚德先生，〈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的成就在哪裡〉。
- [3] 張尚德先生，〈什麼是真正的禪堂？〉。
- [4] 張尚德先生，〈關於吾師南公懷瑾的一生〉。
- [5] 張尚德先生，《禪與中國文化》。

尚德讀後：

六四之前幾天，南老師派我去大陸作首次交流，我回到久別重逢的故鄉湘潭，帶了一些小本的《金剛經》，送給各方親朋戚友與領導，他們都把《金剛經》丟了。

第二年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馮契教授請我去上海，我公開做了兩次演講，講的內容都是佛法。上海蘇淵雷教授說：

「今天的演講會，是一大事因緣。」

會後，汪道涵先生忽然蒞臨會場賜教，我向他提議了六

點，其中一點是趕快去華盛頓講和。

後來又應北京張岱年、任繼愈等大佬邀請交流，我報告的，還是佛法，題目是：

禪的超越性。

等等等等……

一年，去浙江溫州，臨時做了一次演講，演講完畢後念了「阿彌陀佛」。因著其時的熱情與理解，我建議在浙江大學成立「南懷瑾禪學研究所」。溫州的有關領導應允交涉。

我回頭向南老師報告，南老師說：

「不要成立南懷瑾禪學研究所，可以成立『二懷禪學研究所』。」也就是將南老師的禪學，與大禪師懷讓的禪文化成就，兩者結合在一起作研究。

我聽後為之一震，感想是：

「大哉！南老師也！」

因此我就希望在湖南湘潭成立二懷禪學研究所。

懷讓禪師者，六祖惠能大師嫡傳弟子也。祂在南嶽衡山、湘潭、湖南各地，建立起其時的禪門文化。湘潭還有祂建立的寺廟。從而湘潭（潭州）自盛唐以來，出現四十位以

上的大禪師，真是人傑地靈、物華天寶也。

從此我便決心要恢復湘潭的禪門文化，便有道南書院的成立。去年十月一日，我在湘潭道南書院新禪堂，宣揚六祖惠能的禪學，美哉！聖哉！中國的文化鐵路正在各方面飛揚向前，中國特有高貴、深厚、沉潛、灑脫的禪門文化，必會再次光耀也！

蓋中國人文精華文化，儒釋道三家的天人合一，萬類互融，在唐朝的貞觀之治、清朝的康熙盛世，早已跟禪門文化的至真、至善、至美，融合在一起也。

張岱年先生有謂：

「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，禪極高明而道超越。」

儒家的隨心所欲不踰矩，至善以成聖；道家真人的逍遙遊，佛家法報化三身為一，遊戲三昧的成佛，實乃超越中的超越。

當今之世，全中國人民都在為建設南老師所要建設的人類文化鐵路而努力，必會完成，此中國夢之至也！！

中國夢的實現，必能為人類的和平、安穩，與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，作空前偉大的貢獻。

長江後浪推前浪，薛亮及中國諸仁者道友，後浪也。

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

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